

臺灣螺溪硯的早期發展

林文龍

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



摘要

臺灣產硯以濁水溪及其支流之「螺溪硯」為主，製硯業者主要集中在二水鄉。清代臺灣諸硯種，大抵停留在個人撿石而雕階段。日治時期之後，在日本人重視之下，螺溪硯發展一枝獨秀，廣受歡迎。有關螺溪硯之重現，論者必指日本政府為興建濁水溪鐵橋，有日人監工某偶然發現螺溪石，據以製硯一事。此說雖被奉為經典，而檢諸舊籍，竟無文獻可徵。其實螺溪硯之重現鋒芒，見諸文獻載記者，是始自1916年（大正5年）10月的八堡圳路改修工事，與鐵橋興建無關，其事有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可按，為螺溪硯峰迴路轉的重要文獻，足糾前人口傳之謬。

日治時期螺溪硯製作者，仍以愛硯族業餘從事為主。戰後的五、六十年代，因兩岸隔絕，大陸硯取得不易，致使螺溪硯供求乍增，再度盛極一時，二水鄉民紛紛投入製硯行列。之後，因書寫風氣轉變，螺溪硯又轉趨凋零。近年，則因臺灣經濟發達，實用為主的螺溪硯，漸次轉型為藝術性較高作品。

回顧螺溪硯的歷史發展，相關論述或報導，悉以近代為主，早期之發展，多語焉不詳，尤以日治時期之起步階段，均少有著墨。爰搜羅相關史料及傳世實物，略予勾勒，並稍及當代硯石西進大陸，結合各硯種匠師事例，或可作為未來「展望」之助。



左一 螺溪硯特有硯種—
外赤內黑

左二、三 現代感十足的螺溪硯（莊政倫作）

壹、前言

筆、墨、紙、硯，並稱文房四寶，為舊社會最主要的書寫工具。筆、墨、紙都屬消耗品，惟獨硯不易磨損，流傳千年，且造型深具藝術之美，自古以來為文人學士所鍾愛，藏硯名家輩出，相關圖譜的編印，亦頗見重士林。

臺灣產硯以使用濁水溪及其支流石材為主，濁水溪自二水鄉以上，以及竹山鎮東埔蚋溪、信義鄉陳有蘭溪，為重要產石區，成硯稱為「螺溪硯」，製硯業者主要集中在二水鄉，為該鄉最具地方特色之工藝產品。

清代的臺灣，用硯約有兩種類型，紳富之家，大抵購自唐山各種成硯，貧寒儒生，則自行撿選溪石，略加雕鑿成形，取其實用而已；因此回顧臺灣的產硯歷史，清代以前並無真正的製硯業者，檢視產硯文獻或傳世實物，悉屬愛硯之士自製或雇工雕製。臺灣之產硯，文獻所載有三，最早者為嘉慶年間的螺溪硯（詳下文），其次是宜蘭旱溪硯，咸豐《噶瑪蘭廳志》：「硯石，出二圍旱溪中，淺黑色，頗乾燥，不甚發墨。」¹名雖不甚著，但仍有實物傳世²。此外，尚有臺北福德坑硯，光緒年間，黃逢昶〈臺灣竹枝詞〉有云：

「登臺莫訝杖燃藜，萬戶星臨福德齊（臺北有福德坑，石如明星朗照）；照徹石頭鸚鵡眼，取來井井勝端溪（其石為硯最佳，人爭取之）。³」

黃詩品評福德坑硯，有「勝端溪」之詠，且說「其石為硯最佳，人爭取之。」可見清末的臺北城及其附近地區，已經普遍使用福德坑硯，

1 陳淑均《噶瑪蘭廳志》（1963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頁322，卷六 物產/金石之屬。其附考有云：「頭圍三十里至蘭城。一路山形地勢，彎如弓背。由縣丞署口過渡，南行五里為二圍，十里旱溪，出硯石，然不堅潤。」

2 譚旦炯編《蘭千山館硯譜》（1968，臺北，蘭千山館）下冊，頁78，有「露布硯」，為王衢得宜蘭石製硯致贈臺灣道洪毓琛者，雙款云：「潤堂廉訪大人鈞鑒，小泉王衢」，另有跋語，文長不錄。

3 黃逢昶《臺灣生熟番紀事》（1960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頁21，〈臺灣竹枝詞〉。

實物流傳必多，惜缺乏款識，今已難以辨別。

依片斷文獻史料，清代臺灣諸硯種，只停留在個人撿石而雕階段，雖不絕如縷，卻在若有若無之間。日治時期之後，在日本人重視之下，只有螺溪硯能一枝獨秀，再現風華，旱溪硯、福德坑硯都已消聲匿跡，退出文房舞臺。不過，日治時期螺溪硯製作者，仍以愛硯族業餘從事為主。戰後的五、六十年代，因兩岸隔絕，大陸硯取得不易，致使螺溪硯供求乍增，再度盛極一時，二水鄉民紛紛投入製硯行列，出現十多家硯雕工廠。之後，因書寫風氣轉變，螺溪硯又轉趨凋零。近年，則因臺灣經濟發達，實用為主的螺溪硯，漸次轉型為藝術性較高，兼具觀賞價值，成為藝術界收藏寵兒⁴。吸引更多製硯家的投入，不論業餘的單打獨鬥，或開設工廠的量化生產，使螺溪硯更為蓬勃發展。期間，二水硯雕家謝苗更榮獲教育部第五屆工藝類「民族藝術薪傳獎」，使螺溪硯的藝術價值受到肯定⁵。

回顧螺溪硯歷史發展，無論報導、論述或專書，多詳今略古，尤以日治時期之起步階段，均少有著墨。爰搜羅相關史料及傳世實物，略予勾勒，並稍及當代硯石西進大陸，結合各硯種匠師事例，或可作為未來「展望」之助。



民國五十年代的二水鄉螺溪硯

貳、楊啟元撰〈東螺溪硯石記〉的意義

嘉慶舉人楊啟元撰〈東螺溪硯石記〉，載道光《彰化縣志》⁶，為

4 參張豐榮《螺溪硯天下》（1994，臺北，冠倫文化）頁67 - 68。

5 《螺溪硯天下》，頁69。

6 《彰化縣志》（1962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，頁470。

「螺溪硯」一名見諸文獻之嚆矢。顧名思義，硯即因取東螺溪硯石而得名；東螺溪即今所稱之舊濁水溪，據藍鼎元〈紀虎尾溪〉的記載，清初的濁水溪在今二水、林內的「牛相觸」以下，「北分為東螺溪。又南匯阿拔泉之流，為西螺溪。」⁷東螺溪本為濁水溪主流，後因溪流多次改道，使西螺溪成為主流，東螺溪乃改稱為「舊濁水溪」，其主流域從溪州鄉經北斗鎮沿田尾鄉埤頭鄉、二林鎮、溪湖鎮、埔鹽鄉等四鄉鎮邊界流入福興鄉出海，其出海口與員大排會合。⁸

〈東螺溪硯石記〉的作者楊啟元，是嘉義縣籍，住東螺保，1810年（嘉慶15年）由嘉義縣儒學中式庚午科羅葉孫榜舉人。⁹楊啟元是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活躍於北斗街（東螺街）的地方領袖人物，1808年（嘉慶13年）遷建東螺街（即北斗街），為董事之一。並撰寫〈東螺西保北斗街碑記〉，勒石奠安宮。1817年（嘉慶22年）修復螺青書院。¹⁰1822年（道光2年），建北斗街義塚，為董事之一。¹¹楊啟元住東螺保北斗街，即今北斗鎮，故撰文記其家鄉硯石，這篇文章，借題發揮，旨在以硯石之顯晦，比擬於人才之得失。百年之後，竟成為追溯螺溪硯發展的珍貴文獻，恐怕也是楊氏所始料未及，茲錄全文如次：

彰之南四十里有溪焉。源出內山，由水沙連下分四支，最北為東螺溪，溪產異石，可裁為硯，色青而元，質潤而粟。有金砂、銀砂、水波紋各種，亞於端溪之石。然多雜於沙礫之中，匿於泥塗之內，非明而擇之不能見；一若披沙而揀金者。噫！天之生是石也，不知幾百年於茲矣。而顧埋沒於泥沙不能見知於當世，蓋遭遇若斯之難也；越至於今，為予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？使置之勝地名區，則貴遊之士爭致之，聲價十倍，而不可得。今棄是溪也，農夫、漁父或過而陋之，而士大夫終

7 藍鼎元《東征集》（1958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，頁84，〈紀虎尾溪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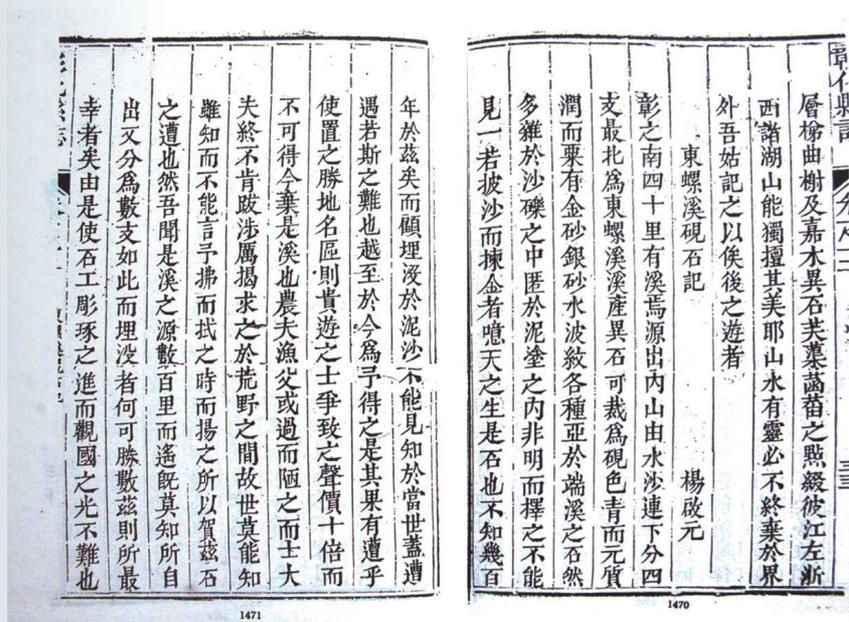
8 彰化縣二林鎮中興國小網站「話說從頭-道舊濁水溪（東螺溪）歷史」，http://mylite.scses.chc.edu.tw/cyberfair2005/scses1/about_river.htm#a。

9 《彰化縣志》，頁232，卷八 人物志/選舉/舉人。

10 《彰化縣志》，頁152。卷五 祀典志/祠廟（寺觀附）。

11 劉枝萬編《臺灣中部碑文集成》（1961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，頁30，記/北斗街義塚碑記。

不肯跋涉厲揭，求之於荒野之間，故世莫能知；雖知而不能言。予拂而拭之，時而揚之，所以賀茲石之遭也。然吾聞是溪之源，數百里而遙，既莫知所自出，又分為數支，如此而埋沒者，何可勝數？茲則所最幸者矣。由是使石工彫琢之，進而觀國之光不難也，是為記。¹²



道光《彰化縣志》之東螺溪硯石記

清代以八比文、試帖詩取士，故臺灣的科舉人物，多不從事詩、古文辭創作，尤以嘉慶朝以前為甚。楊啟元除本篇之外，傳世者尚有〈東螺西保北斗街碑記〉，顯然楊氏在當時是本土少見的能文之士。〈東螺溪硯石記〉一文，彰顯楊啟元文才之餘，另具以下意義：

一、確立臺灣本土硯種

臺灣自明末以至清乾、嘉年間，政府開科取士，已有不少讀書人，硯臺為天下讀書人所必備，自然需求殷切，惟檢視嘉慶朝以前的府、縣志，以及其他文獻，臺灣毫無產硯紀錄。即使是收錄〈東螺溪硯石記〉一文的道光《彰化縣志》，其物產志或封域志，亦無任何產硯紀事，足證在此之前，臺灣士子之用硯，除購買自對岸輸入者外，絕大多數都屬

12 《彰化縣志》，頁470 - 471，卷十二藝文志/記，東螺溪硯石記。

撿拾溪石而稍事雕鑿粗略硯臺，楊啟元所得，亦屬此種情形。

古來無論名山勝跡，乃至書畫文物，一經名人品題，便能身價百倍。螺溪硯的崛起，正是其具體例證。東螺溪石材質甚佳，地方人士就地取材，用以製硯，由來久遠，楊啟元之取石製硯，當屬沿襲傳統，乃幸而撰文紀事，並載入《彰化縣志》藝文志，使「東螺溪硯」馳名遠近，奠定螺溪硯種之地位。

二、螺溪石產地材質觀察

楊啟元之論螺石產地及材質，見於篇首：「彰之南四十里有溪焉。源出內山，由水沙連下分四支，最北為東螺溪，溪產異石，可裁為硯，色青而元，質潤而粟。有金砂、銀砂、水波紋各種，亞於端溪之石。然多雜於沙礫之中，匿於泥塗之內，非明而擇之不能見；一若披沙而揀金者。」此段文字，雖寥寥百餘字，除開宗明義，首先拈出產硯石溪流為清代濁水溪以及下游之虎尾溪、東螺溪、西螺溪等，與今日螺溪硯石產地大致相符。

其次，大陸之名硯產區，除陶硯系統為取泥煅造之外，幾乎都有礦脈可尋，以端硯、歙硯為例，依開採時間或地點，甚至是石材，各有不同礦坑名稱，如端硯的宋坑、老坑、麻子坑、坑仔岩等，如歙硯之金星坑、龍尾老坑、眉子坑等，臺灣之螺溪硯石，則純粹是取自溪床之子石（自然原石），雕鑿而成，有賴人工之搜尋、撿拾，颱風過後，上游沖刷而下，溪床經過洪濤翻過，採石者每有斬獲。

有關螺溪硯石的顏色、材質，當代之專業著作，已有極為詳盡的描述¹³，此不贅。楊啟元對於硯石的形容是：「色青而元，質潤而粟。有金砂、銀砂、水波紋各種，亞於端溪之石。」首句「色青而元」，是指顏色；青，以臺語發音，為綠色之意。元，同玄，清代避康熙帝諱，以元字代玄字，玄為黑色之意。以今螺溪硯石材驗之，綠色、黑色，的確為主流顏色，其他尚有赭紅、土黃、灰白者，或顏色相混的斑斕石紋。

次句「質潤而粟」，指質地而言；潤是溫潤，觸手溫潤，呵氣成

13 可參閱《螺溪硯天下》頁62 - 66「螺溪硯的特色」。

珠，若乾澀不潤，則墨中水分易被吸收，導致濃度太高，滯筆難運。又硯貴在發墨，雖潤而硬度太高，則磨墨易滑，亦非良材。粟為稻穀之意，此指硯石紋理隱隱有穀紋，既潤澤而易發墨。顏色、質地以外，據楊啟元的觀察，螺溪硯石尚有「金砂、銀砂、水波紋各種」，水波紋常見，金砂紋、銀砂紋可遇不可求¹⁴，亦間接證實楊啟元的年代，取螺溪石製硯在民間已經形成風氣。

中國向有四大名硯之說，以廣東肇慶的端溪之硯居首，名滿天下，楊啟元撰文讚揚螺溪硯石，自然不敢掎其鋒，自謙「亞於端溪之石」，其實以硯石質地而言，螺溪石絕不遜於端溪石，甚至猶有過之，惟產量、紋理樣式或有所不及。

叁、寧靖王螺溪硯之謎

螺溪硯之文獻，固然不見於早期載記，惟今日之談螺溪硯歷史，必舉如夢似幻的寧靖王螺溪硯，此硯不見實物，連橫依據傳聞，撰「螺溪硯」短文，收入〈臺灣漫錄〉，全文如次：

己未冬十月，有竹滬人朱興明者，攜一螺溪硯至臺南玄武廟前求售，索價三百金，云為寧靖王所遺。硯大尺有二寸，背有銘，旁刻『術桂』，筆畫秀勁，為王所書。友人陳明沛見之，謂銘凡六十餘字惜未錄存。後為室谷信太郎以二百三十金購去，聞已轉贈後藤棲霞矣。按西螺溪石硯載於彰化縣志，其石有金砂、銀砂之別。鄭氏之時，西螺尚在榛莽，而取石作硯，傳之藝林，可補舊志之缺。¹⁵

文中己未，為1919年（大正8年），臺南玄武廟，似指大上帝廟，此為連氏依據友人陳明沛所言而轉述者，陳明沛為日治時期臺南名人，故

14 《螺溪硯天下》頁77有「金星奇硯」，所稱金星，即楊啟元所稱金砂，硯堂金沙密佈，雕鑿者自言從業二十年僅見，其難得如此。

15 連橫《雅堂文集》（1964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頁150，卷三/筆記/臺灣漫錄。

事當屬可信。因無實物傳世，當時僅憑賣硯者、旁觀者的判斷，而定為螺溪硯，其實仍不無可疑之處，可能的情形有三：一是貨真價實的螺溪硯，亦為寧靖王故物。一是硯石為真，亦為寧靖王所遺，但並非螺溪硯，只是石材近似。一是以螺溪石仿製古硯，且偽託寧靖王銘款。如是後兩種可能，便不值置論，姑就第一種可能而略加討論，於螺溪硯史之追溯，或有所補充。

誠如連橫所言：「鄭氏之時，西螺尚在榛莽，而取石作硯，傳之藝林，可補舊志之缺。」東螺、西螺之名，由來甚古，清末至日治時期，東螺早已被北斗一名所取代，連氏將東螺誤認為西螺，仍屬螺溪範圍，尚在情理之中。連氏在「鄭氏之時，西螺尚在榛莽」之後，便接敘「而取石作硯，傳之藝林，可補舊志之缺。」未再深入論述，稍有不足。

螺溪硯產區遼闊，其精華地區在二水以上，為舊志所稱的「水沙連」，亦即楊啟元「彰之南四十里有溪焉。源出內山，由水沙連下分四支」所指。最廣義的水沙連，包括了今南投縣全境，行政建置的水沙連保，主要為竹山、鹿谷、集集、名間、水里等地。今之稱螺溪硯，大抵採取較寬廣的解釋。

明鄭時期，彰化地區已有不少駐軍，尤以劉國軒守半線最著，茲舉二例，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記鄭經征剿斗尾龍社，有「劉國軒守半線」紀錄¹⁶。其次，1684年（康熙23年）諸羅縣知縣季麒光覆議屯田詳文有云：

如南路之濁水溪等處，北路之半線等處，皆昔日之營盤也。其地險要，扼外番、外海之衝，偽鄭時原設重兵於此，今或以一營駐濁水溪，一營駐半線，就地作屯，則內謀生聚，外資保障，國無缺額之徵，兵有樂生之象，不特裕課，兼以固圍。¹⁷

彰化既有明鄭駐軍，必須用硯，如就近取材，自非濁水溪莫屬，而駐軍

16 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（1959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，頁55，〈番境補遺〉。

17 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（1959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，頁312，錄自《重纂福建通志》卷八十四/國朝/配設器械/附載。

將佐往返承天府，攜帶佳硯作為官場餽贈，更屬人情之常。

再就水沙連地區歷史來看，清代屬水沙連保境域的竹山，舊稱林驥，亦稱林驥埔，為南投縣開發最早地區，林驥地名見於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¹⁸。明鄭覆滅不久，發生鄭氏舊屬陳辛抗清事件，《重纂福建通志》李光地傳後附其從子李日埥小傳，說是「明年至都，蒙召見，問沿海情形。日埥陳平海機宜，時鄭氏餘黨陳辛竄入水沙連，結三十六社番眾倡亂。日埥以五百人收捕，辛黨悉降，擢永州總兵官。」¹⁹所言水沙連，當指漢人聚集的林驥埔，林驥埔在明鄭時期已經有漢人入墾，明鄭既亡，乃有鄭氏舊部率眾進入該地，此一史實，說明了當時承天府人士對於林驥埔並不陌生，如派人取石製硯，亦屬可能。

總之，明鄭與濁水河流域關係密切，無論上游的林驥埔或下游的半線地區，漢人、駐軍麇集，取濁水溪石製硯已經漸成風氣，寧靖王所用螺溪硯的出現，從歷史地理探討，其可能性應該是肯定的。康熙末年，漳浦藍鼎元遊幕來臺，撰〈紀虎尾溪〉一文，特別提到溪石，說：「虎尾則粉沙漾流，水色如葭灰，中間螺紋旋繞，細膩明晰，甚可愛，大類澎湖文石然。」²⁰顯然虎尾溪（濁水溪）石在當時已普遍受到文人重視，珍同澎湖文石，證以寧靖王硯的傳世。臺灣歸清四十年間，撿拾濁水溪石賞玩，乃至製硯，應極為普遍，否則藍鼎元以一福建文士，紀虎尾溪便不可能注意到溪石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藍鼎元形容溪石外觀是「螺紋旋繞，細膩明晰」，明確指石的紋理而言，此不獨為螺溪命名所本，也足以釐清後人「溪流蜿蜒曲折」或「濁水滾滾肆瀉狀如螺貝」等臆測說法。

18 《臺灣府志三種》上冊（1985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），頁244，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卷十，阨塞。

19 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，頁779，錄自《重纂福建通志》卷二百二十五 - 二百三十一/國朝列傳/安溪縣。

20 《東征集》，頁84，〈紀虎尾溪〉。

肆、日治時期的螺溪硯推廣

清代的楊啟元，以一篇〈東螺溪硯石記〉為螺溪硯硯種奠定牢不可移的龍頭地位，但終有清之世，螺溪硯仍停滯在民間自行撿拾、雕鑿階段，並未進一步發展為上市銷售的文房商品，直到日治初期，才有所改觀。

日本人是愛硯的民族，當1895年（明治28年）領有臺灣之後，在當道的重視之下，使螺溪硯成為文房的臺灣之光。1905年（明治38年）8月8日，臺灣日日新報登載了一篇〈本島石材〉的報導，將臺灣各類石材及用途，作了全面分析，說是：

臺南石材，大抵自清國輸入者。其石種類不一，如隴山石，自福州隴山運到臺南，不可枚舉。餘自泉州、寧波輸入者，呼之曰泉石、寧石，乃花崗石之類也。臺南城壁及城市敷設石板，園亭石椅、石棹、石柱、石珠，多有用之者。他如蔗車一碾蔗用之者，多來自清國之山石。蓋臺南地方，多砂土而少岩石，故借材異地。查臺灣所產石材，以砂岩石為主，在臺北附近，城壁、溝渠、橋臺、屋壁亦多用之。……其採石場之最盛者，北投庄石角山、八芝蘭庄劍潭也。……若新竹附近砂岩之石質頗形結實。……其面平而滑，琢成以為敷設之石。要之砂岩最堅實者，安山岩也，在臺北自淡水觀音山採出，故名觀音石。在基隆則自基隆山採之，此外宜蘭產花崗石材。其產出之處，尚未甚明。大半在蘇澳以南。此後石材之運用最宏者，有曰粘板石材，曰大理石材；粘板石材，產於粘板岩，乃臺灣山骨，貫穿全島。其可開場採取者。在宜蘭地方、埔里社地方及臺東地方、下淡水谷野地方。其中場所最好者，宜蘭蘇澳附近也。今宜蘭採石製造者。一如宮城集治監之例。使許多囚徒為之。然後搬下舟船。至宜蘭河有一邦里，費半日之久，運赴基隆，較之宮城集治監工作場之雄勝，自此地運入東京，

相去幾何哉！但土木要用石材可期者，不但用作屋瓦敷設石料而已，硯盤諸器具均可。近來各地買用該處石材，日加一日。……。²¹

這篇巨細靡遺的報導，包括進口石材、本土石材多種，其中本土石材能製造「硯盤諸器具」者，僅宜蘭蘇澳附近所產而已。

十二年後，螺溪硯終於展現其鋒芒，開始受到重視，1916年（大正5年）10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出現了一則關鍵性的報導，標題是「東螺硯續出」：

廳下濁水溪沿岸，古來出東螺硯石，馳名內外，其石堅硬滑潤，或青色或紫色，或水波紋，或萬點星，與彼端溪略同。不久前聞佐佐木氏：近年久乏拾得者，後因八堡圳路改修工事之際，在二八水庄河積中，發現此名石，讓愛硯家…大為驚喜。²²

這則重新發現東螺硯石的新聞報導，為螺溪硯峰迴路轉的重要文獻，自來言日治時期之發現螺溪硯者，必會提到日本政府為興建跨越濁水溪，連接二水、林內的鐵橋時，日人監工村瀨偶然於橋下摸到一塊石頭，入手清涼，且受手之熱氣，上面凝有水珠，甚為訝異，乃發現此為製硯良材，後於二水街上設廠製硯云云。這樣的記載，無論二水相關書籍、網路文章，早已被奉為經典，其說法來源如何？可信度如何？似乎沒有人仔細考究。發現時間也有1908年或含糊的1899年至1908年之間、1932年等。²³

21 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8月8日第4版「雜錄」。

22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10月26日第3版。

23 以《二水—我的家鄉》（1982，彰化，二水鄉公所）、賴宗寶《二水的根與葉》、周宗賢總編纂《二水鄉志》（2002，二水鄉公所，彰化）為例，說法大同小異，其他網路搜尋，此一說法甚多，茲不引述。關於年代，1908年說，是較早形成說法；1899年至1908年說，可能遷就鐵橋施工期程，但鐵橋完工於1905年，故其下限1908年仍不符史實；1932年說，僅見陳立人〈臺灣螺溪仔石收藏考〉<http://shop.sf108.com/archiver/tid-185180.html>，似為配合放龍硯石發現而衍生的說法。



日治時期落款「辻」之隨形硯

《臺灣螺溪硯天下》，引述「二水鄉老一輩製硯家的說法」，雖然也是築橋監工之說，但卻忠實呈現這些「據說的話」，沒有時間，更沒有人名²⁴。可知故事的原型只有一些骨幹，後人逐漸鋪陳其他細節，甚至如滾雪球，又將森千七在竹山東埔蚋獲石製為「放龍硯」事接上村瀨故事²⁵，甚至更有將人名改為「村瀨森千七」²⁶者，森千七任職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支社，與築橋無關，如此移花接木，使螺溪硯文獻更為錯綜複雜。

臺灣日日新報所載，屬於新聞報導，發現時間為1916年（大正5年），地點及動機是「八堡圳路改修工事之際」，報導人為「佐佐木氏」，均極為明確。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資料，濁水溪鐵路拱橋完成於1905年（明治38年）²⁷，與螺溪硯石重新發現無涉。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的發現，提供了正確時間及地點，足堪廓清長期累積的誤導，還原本來面目，意義重大。

受到「東螺硯續出」新聞的影響，引起愛硯族的注意，許多業餘

24 《臺灣螺溪硯天下》，頁59。

25 周宗賢總纂《二水鄉志》，頁522。

26 陳立人〈臺灣螺溪仔石收藏考〉<http://shop.sf108.com/archiver/tid-185180.html>，說「有一位名叫村瀨森千七的監工技師，偶然於橋下河灘上，發現一塊一百多斤重的黑色石頭，雖已挖起多日，幾經驕陽曝曬，卻仍然保持濕潤，且入手清涼，呵氣即凝有水珠，故輾轉由鹿港運回日本，製成六十斤的大硯臺—放龍硯。」

27 見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網站〈濁水溪鐵路拱橋見證臺灣鐵路百年滄桑〉，<http://www.hach.gov.tw/>。

人士組隊蒐巡螺溪硯石，1917年（大正6年）9月27日，臺灣日日新報又報導「嘉義之螺溪硯石採取」：「螺溪硯石之採取，向有凌駕端溪之稱。近來嘉義附近之人士，紛紛往濁水溪上游蒐尋（廿五日）」²⁸，從新聞報導角度來看，濁水溪沿岸（如二水、竹山、濁水等地）人士蒐尋螺溪硯石，絕非新聞，這則新聞強調是「嘉義附近之人士」，換言之，螺溪硯石在盛名之下，吸引了遠地人士前來，見微知著，此時螺溪硯石蒐尋、製硯，已形成一股熱潮，並漸次蔓延開來。

果然1923年（大正12年）皇太子殿下遊臺，其臺中州行程便安排了致贈螺溪硯一節，將螺溪硯的發展推上另一個高峰。同年臺灣日日新報4月13日「殿下啟彙報」登載「獻上美麗螺溪硯」報導：

既報，臺中州在鄉軍人聯合會，將獻上螺溪石硯三面，在會員福島竹松氏之處謹製中，此處經已製成，囑分會長二瓶源五郎氏保管，又三面之中大者赤色，中者黑色，小者青色，皆帶綺紋，就中黑色者，硯頭側面，含有金紗銀砂，異常光彩。²⁹

此次所獻硯，由臺中州在鄉軍人聯合會會員福島竹松雕製，共有大中小三件，分別為赤、黑、青三色，其中黑色硯，且有金砂、銀砂，涵蓋了螺溪硯的重要特色，顯然是經過千挑萬選，都屬螺溪硯精品。

繼皇太子之後，1927年（昭和2年）朝香宮殿下遊臺中州行程，州廳官員又將螺溪硯作為禮品之一，臺灣日日新報11月17日又有「朝香宮殿下/在臺中州廳賜官民拜謁臺覽州下特產品」報導：

朝香宮殿下，在臺中知事官邸過夜。六日早……。次，夜同知事侍立之下，次原滿內務部長、遠藤臺中市尹、兒玉州警務部長、杉岡富雄、李從禮、楊吉臣、蔡蓮舫諸氏單獨拜謁。然後佐藤知事參進殿下御前，捧呈州治概況書。次再前導殿下，蒞會議室，由佐藤知事、上山總督侍立之下，賜二瓶源五

28 1917年9月27日，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「地方近事」。

29 1923年4月13日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「殿下啟彙報」。

氏外百十五名文武高等官列立拜謁。……最後就陳列於同地知事獻上之棒衝立、螺溪石硯、漆器、蛇皮細工、埔裡蝶細工、大甲帽、米穀、砂糖、蕃布、鹿港線香等臺中州下特產品，聽知事詳細說明，熱心臺覽。³⁰

這時的螺溪硯，與早已馳名的大甲帽、鹿港線香分庭抗禮，從此確立其地位。

在政府、民間交相吹拂之下，螺溪硯行情水漲船高，從業者、愛好者日增，甚至出現了官方專題展覽會，1926年（大正15年）5月7日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「硯石展覽」消息說：「南投村田郡守發起，於月之二日選定俱樂部為會場，開催南投特色之螺溪硯展覽會，以備一般觀覽，頗能增長眼界云。」³¹南投郡守村田，為村田三郎。此則訊息簡短，卻代表了螺溪硯發展的趨勢，有其意義。螺溪硯在清代中葉，由東螺（北斗）起步，日治時期由二水重新出發，接著再往濁水溪上游邁進，南投郡更當仁不讓，說是「南投特色之螺溪硯」，不讓二水、北斗專美於前。

贈送名人、報紙報導、展覽會等的加持，螺溪硯知名度愈高，從業者多，愈為普及，1935年（昭和10年）臺灣日日新報報導「全島聯吟會籌備續報」新聞，謂將在2月10日起，在臺中開全島詩人聯吟大會。除遠地詩人踴躍向籌備處報名出席外，不乏捐贈作品作為贈品者，其中包括鹿港大書家施梅樵、莊太岳二氏揮毫之行書四幅，以及北斗郡柯振淵特製之螺溪硯四件，古雅精潤，足為文房永久紀念³²。此新聞報導除反映螺溪硯的普遍性之外，最重要的則是北斗郡製硯匠師的存在，北斗為文獻所載最具體也最早的螺溪硯發祥地，楊啟元之後，未見繼起之雕硯匠師，柯振淵其人，籍隸北斗，尤具傳承意義，且足補史料之缺。

螺溪硯既見重士林，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，自然也成為詩人詠物寄託的對象，亦為詩社徵詠的絕佳題材。目前所見作品，以魏潤菴發表於

30 1927年11月17日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「殿下行啟彙報」。

31 1926年5月7日，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「硯石展覽」。

32 1935年2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。

1928年（昭和3年）10月的〈螺溪硯題句〉為最早，詩云：「惟此螺溪片石稱，墨華長共紫雲凝。大西洞裏開何有，秋土闈中繪未曾。³³」

1934年（昭和9年）8月，嘉義詩人賴子清又有〈螺溪硯三首〉，茲錄其一如次：「螺溪美石費搜尋，雕琢圓方運匠心。不畏乾枯呵氣潤，無愁凍結耐寒侵。半規學海虛懷大，千丈詞源聚墨深。位置端宜文几上。士林推重價兼金。」詩後附有魏潤菴短評：「無愁凍結，是螺溪硯最為特色之處，莫怪士林推重。³⁴」此三詩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專欄，似屬閒詠性質，但鑒於同年竹山之張達修亦有同題作品多首，應同屬某詩社徵詩作品，茲錄張詩二首如次：「彷彿南天補煉餘。螺溪溪上採來初。雲林舊譜編應入。汾水澄泥比不如。積潤磨時香自古。成渦寒處瀋長瀦。摩挲好與澎湖石，風雨名山伴著書。」「未遜端溪價十千。琳琅一片出沙連。侯封即墨名猶舊。家世中州譜尚鮮。儘取交情堅比石。可堪生計倚為田。劫餘文字憑收拾。珍重鯤溟著作年。³⁵」此外，當時報紙、雜誌尚多相關吟詠，不再一一徵引，這些相關報導、藝文作品，正反映了社會上螺溪硯熱的現象。



日治時期的隨形硯

伍、藤山雷太與放龍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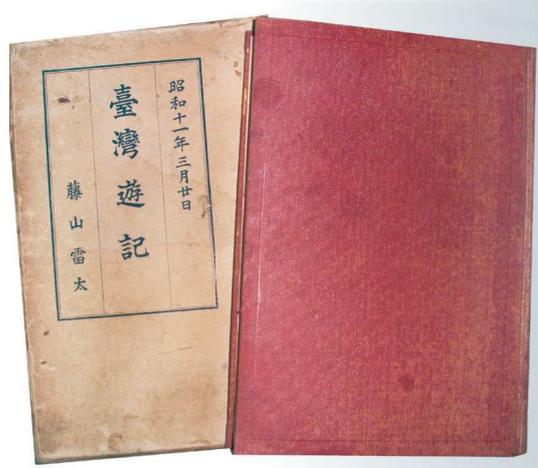
螺溪硯無礦脈可開採，端賴溪石撿拾，日治時期螺溪硯打開名氣之後，濁水溪上蒐撿硯石人潮絡繹不絕，除了從事硯雕的專業人員外，仍

33 1928年10月11日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。

34 1934年8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。

35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主編《醉草園詩集》（2007，臺中，張振騰發行），頁55，卷十（甲戌1934）。

有不少業餘愛硯族；這些硯石撿拾者，難得會留下紀錄。前述臺灣日日新報報導「嘉義附近之人士，紛紛往濁水溪上游蒐尋」一節，是少見之例。至於見諸私家筆記的，更屬鳳毛麟角，目前記述撿拾過程及運送、製硯，最為詳細的莫過於藤山雷太的《臺灣遊記》一書。



藤山雷太《臺灣遊記》

藤山雷太（1863－1938）為日本的實業家，他是日本佐賀縣人，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，以長崎縣會議長身分，轉入實業界，進入三井會社，出任芝浦製作所所長、王子製紙專務。之後，歷任駿豆鐵道社長、日本火災保險副社長、歌舞伎座取締役、出版社泰東同文局社長，創立帝國劇場。1906年（明治39年）受命整理大日本製糖會社，此後以日糖為中心，成功地發展臺灣的糖業及紙漿業，構築了藤山企業集團基礎³⁶。

藤山雷太於1935年（昭和10年）10月1日，來臺考察糖業，11月11日返回東京，翌年寫了一部《臺灣遊記》，其中有〈硯與竹筆〉一節，對於螺溪硯特色，曾做詳盡的介紹：他說：

昔清朝時代，抱青雲之志，遠渡對岸應試之臺灣人，在考試之日，嚴寒異常，同科舉子，墨硯皆凍，獨有螺溪硯，墨水不凍，始終順利書寫，頗受好評，經清廷派人來臺，取得原石製硯，試用之餘，據傳該硯質地細密，且易發墨，恰如溫銅板綴蠟一般，確為奇妙，清帝大加讚賞，稱不遜端溪之硯。……有一日，聞森千七君言，端溪硯之聲譽，固響徹天下，但均為同樣之切石，而螺溪硯則殆為原石琢製，風韻各異其趣，此為天下第一。且其色澤不一，純黑色、淡黑色、青色、紫色而

36 國家文化資源資料庫《臺灣歷史辭典》鍾淑敏撰藤山雷太條，<http://nrch.cca.gov.tw/ccahome/>。參フリー百科事典藤山雷太條。

外，或有波紋者，或有如滿天星模樣之摻色者，其實亦分甲乙丙丁各等……³⁷。

文末所論螺溪硯顏色、紋理等，大抵取自前人之說，姑不具論。至於有關螺溪硯「考試之日，嚴寒異常，同科舉子，墨硯皆凍，獨有螺溪硯，墨水不凍」的說法，鑒於螺溪硯遲至清道光間，始見諸文獻，過去亦無任何「墨水不凍」記載，自此一未經證實說法之後，便一再被談螺溪硯者所引用，其實藤山雷太應該只是利用其他硯種傳說加以張冠李戴而已。

清代乾隆間文人陳齡著有《端硯擬》一書，其自序曾將老坑端硯概括為「八德」：「一曰歷寒不冰，質之溫也；二曰貯水不耗，質之潤也；三曰研墨無泡，質之柔也；四曰發墨無聲，質之嫩也；五曰停墨浮艷，質之細也；六曰護毫加秀，質之膩也；七曰起墨不滯，質之潔也；八曰經久不乏，質之美也。具此八德，質已超常，信為古今之瑰寶，可遇而不可求者也。³⁸」此外，肇慶民間另有相關傳說，稱唐朝時端州梁舉人赴京會試，時值隆冬，他人硯臺都結了冰，只有梁舉人硯上墨水不凍，於是順利中了進士³⁹。

不只端硯有硯上墨水不凍之說，就連山東沂南縣徐公店的徐公硯，亦有類似傳說，民間相傳徐公硯以徐姓舉子得名，據說早年有一徐姓舉子進京應試，當他路過沂南縣，偶見到道旁溝土中有一些造型奇特的石頭，取以製硯。在他參加考試時，考生所帶硯臺墨被凍結，只有徐姓舉子所帶硯臺墨汁未凍，書寫流利，因而得中進士。之後告老還鄉，便定居得硯之處，改名徐公店⁴⁰。墨水不凍的故事，如滾雪球，不斷擴大，端硯首開其端，徐公硯踵繼其後，再跨海渡臺，又衍為螺溪硯故事，此說可資談助，不宜太過認真。

其次，藤山雷太認為螺溪硯有一項「天下第一」的特色，其理由

37 拙著《臺灣史蹟叢論》（1987，臺中，國彰出版社）下冊，頁214，〈螺溪硯史談〉。

38 引自中國松花旅遊文化節網站〈四大名硯一端硯〉，<http://74.125.153.132/search?q=cache:Fr1UoLIQnDMJ:www.cbsqs.com.cn/>。

39 引自「說屏」教案設計，<http://edu.beelink.com.cn/20041028/1711540.shtml>。

40 引自李華新〈墨汁不凍徐公硯〉，大眾論壇「生活報副刊」。<http://people.dzwww.com/viewthread.php?tid=5581716&extra=page%3D1>。

是：「端溪硯之聲譽，固響徹天下，但均為同樣之切石，而螺溪硯則殆為原石琢製，風韻各異其趣。」他之所以持此說法，根據的是端硯為礦脈開採，全部是裁切過的方硯，而螺溪硯則是利用所檢拾子石琢製而成。其實，無論端硯或歙硯，乃至其他硯種，方硯之外，仍有許多撿拾子石雕鑿而成的隨形硯，如果說這些硯種「風韻各異其趣」，尚稱妥洽，而因子石之故，便譽螺溪硯為「天下第一」，則尚有商榷餘地。

再其次，愛硯族之蒐石製硯，費盡千辛萬苦，他們所在意的，並非全然為了書寫需求，猶如釣魚者並非在於食魚，藤山雷太乃利用釣魚樂趣比擬蒐石，說是：

用以製硯的螺溪原石，因質地、色澤上的差異，所以從前有人把採集原石，到雕琢成品玩賞過程，視同釣魚樂趣。

愛好者，要獲色澤優良之螺溪石，必須花費一番苦心，而後樂在其中。其歷程如同釣魚，原石採集，似持竿垂釣，琢磨雕鑿，似得魚之煎煮炒炸，鑑賞成硯，似品嚐佳餚……徬徨於砂礫之間，全身汗如雨濕，日曬如焦，偶得原石，即背負之，如得甘泉焉。⁴¹

藤山之譬喻，實深得箇中三昧，頗能體會愛硯族蒐石製硯心理，不愧為愛硯者言。

〈硯與竹筆〉一文，竹筆所指為竹山以竹纖維製成之特殊筆種，與題旨無涉。硯則指蒐石所製的巨型硯臺「放龍硯」，為該文的重心，描述整個得硯過程，歷歷如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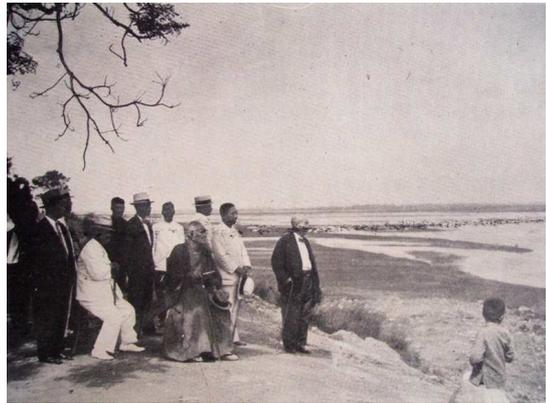
同年（1932年）九月下旬，任職於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支社的森千七，因素好筆硯及書法，邀集同好數人，進入當時的臺中州竹山郡東埔蚋庄，搜尋螺溪硯石，探索地點遼闊，但一無所獲，當他們一行在「燒石」上休息吃飯丸時，森千七抬頭平視前方，忽然發現距離三十公尺巨石上，有黑色的石

41 拙著《臺灣史蹟叢論》下冊，頁214，〈螺溪硯史談〉。

塊，隨拋棄飯丸直奔巨石查看，竟然是淡黑色的硯石，體積頗大，再經仔細鑑定，確為良質螺溪石，僅表面微瑕，裡面稍有罅痕，欣喜之餘，就請同行的工人，在附近村落再雇請一名工人，兩人合力搬抵臺中，轉運至林內，然後托「日東商船組」運往虎尾。翌年新春，又運往東京，經同好十人加工趕製，搥鑿成形，粗砥細砥，忙個不停，當快要完成而做最後的整飾時，在工作檯箱內，突然跑出一隻七、八吋長的大蜈蚣，因此命名為放龍硯。⁴²

這是放龍硯的由來，原石採於「東埔蚋庄」，所言東埔蚋，清代稱東埔臘，即今竹山鎮延平里。據文中所描述，當年蒐尋螺溪硯石地點，當在今東埔蚋溪注入濁水溪處溪床，約在溪尾寮莊附近。森千七既得硯石，乃由竹山而臺中、林內、虎尾，再運到日本東京，的確得之不易。

放龍硯雕成之後，森千七自然極為珍愛，任職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支社，仍不忘隨身攜帶。1935年（昭和10年），藤山雷太來臺考察糖業，森千七遂將此硯贈之，據藤山所記，該硯大略如次：



藤山雷太（右坐者）於濁水溪畔

產地：臺灣臺中州竹山郡東埔蚋庄

名稱：放龍硯

原石重量：百六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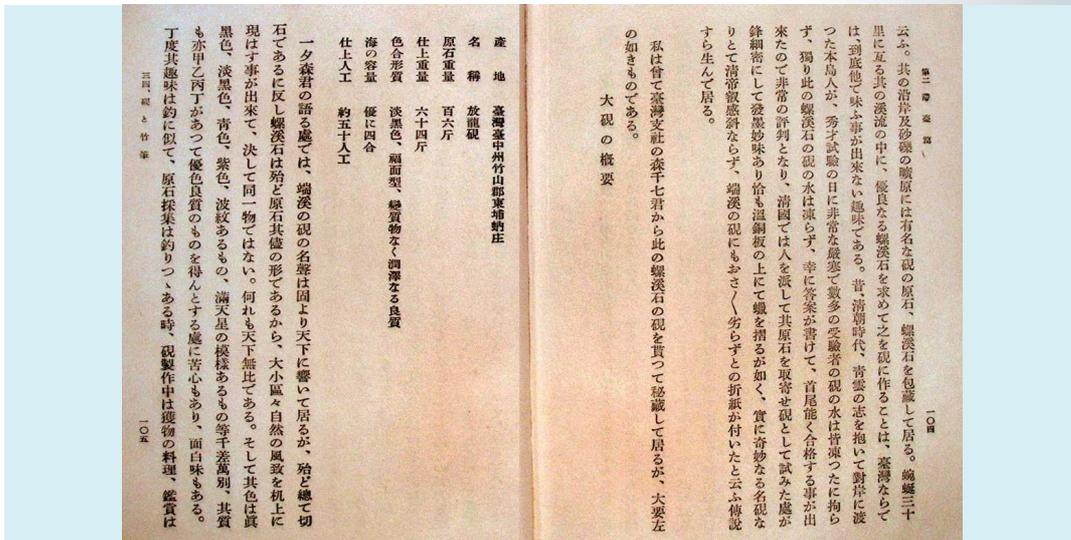
成硯重量：六十四斤

色澤形質：淡黑色、福面型、無雜物、質良澤潤。

硯海容量：四合優（強之意）

42 《臺灣史蹟叢論》下冊，頁216 - 217，〈螺溪硯史談〉。

琢製人工：約五十工



《臺灣遊記》之放龍硯記錄

據所記放龍硯原石重達一百六十斤（九十六公斤），製硯後仍達六十四斤（約三十八公斤），如此巨硯，在六十年代以前，恐無出其右者。雕鑿所費的工作天為「五十工」，以所記十人分攤，每人須五個工作天，工程浩大。螺溪硯為隨形硯，所謂「福面型」，意指硯之形狀如日本家庭擺飾之「お福面」面具，臉部福泰，笑容可掬，亦即硯上端硯池處較窄，下端硯堂附近較寬闊。此硯碩大無比，至今應仍流傳世，也許尚有出土之日。

陸、結論

濁水溪水系產硯石，古來即有撿拾製硯者，至清道光中楊啟元以「東螺溪硯石」初步定名；日治時期「續出」，仍稱「東螺溪硯」，之後略去東字，稱為螺溪硯，為近代所通稱，幾無異詞，惟以早期傳世實物驗之，有以諧音稱「羅溪硯」或「麗溪硯」者，各見一例。前者，筆者藏有「昭和九年三月吉日」、「辻作之」之「臺灣羅溪石」硯，判斷應是日本人在臺作品。後者所見為六十年代文具店出售之學生硯，外有

紙盒，題署「麗溪硯」。約十幾年前，有硯雕業者以石取自濁水溪上游陳有蘭溪而命名「蘭溪硯」，頗為雅致，但知名度不高，最近似無此名。



質感如玉的魚龍硯

螺溪硯在明末清初，可能已經存在，至楊啟元始展露光芒，終有清之世，仍歸岑寂。日治時期幸因八堡圳路興修，使歷史上曇花一現的螺溪硯重新浮出檯面，經過日治時期的鼓吹，螺溪硯乃成為臺灣最知名硯種。五十年代的臺灣，兩岸隔絕，大陸硯臺不再輸入，而這時的中小學校，仍極力推廣毛筆書寫，書法課之外，作文、生活週記等，都必須用毛筆字，於是螺溪硯業者紛紛投入「學生硯」的生產，且以中規中矩的實用性方硯為主，較缺乏藝術性創作，因此無可諱言的，此一時期，螺溪硯雖業績蓬勃，但其藝術性發展也相對受到影響。

日治時期的螺溪硯雕刻，固然以本土人士為主，不過考諸文獻載記，並證以流傳實物，無論日本或臺灣，都有匠師從事螺溪硯創作，甚至有展覽會的出現，這是螺溪石初步的對外接觸，也注入些許和風。1980年，二水賢達謝東閔擔任副總統，當年韓國有「人間國寶」之稱的硯雕家李昌浩來臺訪問，謝副總統特別引介螺溪硯石，李氏讚不絕口，因而帶了幾塊硯



純黑神龍戲水硯

石回韓國雕製硯臺⁴³，這是螺溪硯再次的文化交流。約2005年，高雄藏家陳君來往兩岸硯石產地，接觸過不少工藝名師，如蔡金星、王建國、方遠、鮑金照…等，於是在二水挑選硯材，千里迢迢，送請雕刻，並與臺灣硯友分享，兩岸合作，為螺溪硯發展另闢蹊徑，雖仁智互見，卻也因此流傳不少風格突出的好硯，應予肯定。

早期螺溪硯文獻隱晦不彰，爰略予摭拾，期能稍補晚清迄日治時期之空白。近代之螺溪硯發展，史料浩瀚，篇末僅略及日韓及大陸交流事實，本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之意，存此線索，或有裨學界治臺灣工藝史之參考。



綠螺溪胖、瘦羅漢硯（背面）



紫地綠斑門字硯

43 《二水—我的家鄉》，頁134，「推廣藝品特產—二水鄉寶螺溪硯石」。

參考書目

- 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（1959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藍鼎元《東征集》（1958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（1959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《臺灣府志三種》上冊（1985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）。
- 周璽《彰化縣志》（1962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陳淑均《噶瑪蘭廳志》（1963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黃逢昶《臺灣生熟番紀事》（1960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連橫《雅堂文集》（1964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劉枝萬編《臺灣中部碑文集成》（1961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。
- 譚旦炯編《蘭千山館硯譜》下冊（1968，臺北，蘭千山館）。
- 《二水－我的家鄉》（1982，二水鄉公所，彰化）。
- 林文龍《臺灣史蹟叢論》（1987，臺中，國彰出版社）。
- 張豐榮《螺溪硯天下》（1994，臺北，冠倫文化）。
- 周宗賢總編纂《二水鄉志》（2002，彰化，二水鄉公所）。
-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主編《醉草園詩集》（2007，臺中，張振騰發行）。

網路資料

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

http://192.168.100.190:8000/twhanews/user/query_basic.php

陳立人〈臺灣螺溪仔石收藏考〉

<http://shop.sf108.com/archiver/tid-185180.html>

李華新〈墨汁不凍徐公硯〉

<http://people.dzwww.com/viewthread.php?tid=5581716&extra=page%3D1>

中興國小網站「話說從頭-道舊濁水溪（東螺溪）歷史」http://mylite.scses.chc.edu.tw/cyberfair2005/scses1/about_river.htm#a

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網站〈濁水溪鐵路拱橋見證臺灣鐵路百年滄桑〉<http://www.hach.gov.tw/>

國家文化資源資料庫《臺灣歷史辭典》

<http://nrch.cca.gov.tw/ccahome/>

中國松花旅遊文化節網站〈四大名硯一端硯〉

<http://74.125.153.132/search?q=cache:Fr1UoLlQnDMJ:www.cb-sqs.com.cn/>

「說屏」教案設計<http://edu.beelink.com.cn/20041028/1711540.shtml>

臺灣文獻

第六十一卷第二期